



茲里昔不可置信的望著亞福爾荒涼的街道。

在加入復國軍之前，他就已經從路過的商隊那聽過亞福爾的傳聞，但現實情況卻比他所想像的還要嚴重的多。無法認同的皺起眉頭。在他的認知中，領主是為了讓居民不受外來敵人的侵擾而存在的，但在這裡看不到一絲一毫的保護，只有像被強盜洗劫一樣破敗的景象。

和故鄉米忒類似的木造平房讓他有種錯覺，彷彿這副景象是發生在他所出生的農村一樣。站在戰士們的後方，茲里昔悄悄的握緊了黑弓。

選擇來這裡果然是對的。

對亞福爾的住民來說，復國軍可能是他們唯一脫離統治的希望，比起讓兩位王子回歸王城，這種簡單直接的動機反而更能讓他提起勇氣。

自願加入攻擊隊伍，迅速往那棟醒目的大宅進發，二王子宣誓的高呼之後立刻響起了兵器的碰撞聲與士兵的吶喊，代表著戰爭正式打響。

「你先避一避吧，開戰了。」茲里昔緊盯著戰場的走向，一面空出手拍了拍肩上的夏佐輕聲提醒著。

山鷹卻沒有絲毫要離開的意思，只是煽了煽雙翼，而後仰起鷹首向著大宅發出好幾聲長鳴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對夏佐的反常有些意外，知道他不會在這種緊要時刻開玩笑，茲里昔也順著他的目光望向宅邸。白天眩目的陽光照在窗口上，讓室內的景物不易看清，但仔細觀察還是能看到窗前有個手持短弓的人影，二、三樓幾乎每扇窗後都有一名弓箭手。

「還有躲起來的弓箭手啊。謝啦，夏佐。」茲里昔一開口，夏佐就知道訊息已經傳達到，沒等他說完就已經張開羽翼，一蹬躍入空中。

短弓的射程不高，而他所使用的長弓則特別強化過射程，如此一來一往，只要控制好距離就可以迴避自己不擅閃避的弱點，不受干擾的射擊。

茲里昔轉頭打量周圍有些殘破的房舍，選定一棟在一般短弓射程外、還算完好的房屋，用牆旁堆置的木箱作為踏腳，抓住屋頂的邊緣一撐爬上房頂，在一般既能保持廣闊的視野，又不需要擔心被衛兵襲擊，對他而言是完美的狙擊點。

遠距離的射擊需要更高的專注度，茲里昔凝視著其中一扇窗戶，一面將箭枝搭上，拉弓的速度較之前放慢了許多，但箭尖沒有任何晃動，始終穩定的指向目標，弓張到極限的瞬間鬆弦放出這箭，和玻璃碎裂聲幾乎同時傳來了慘叫。也許有些鴛鴦心態，但看不到倒在窗下的人讓他的壓力減少許多。

正要搭上一隻箭繼續射擊，卻見宅邸幾扇窗戶悄悄的打開一半，飛箭從縫隙向這方射來，幾乎是瞬間他就判斷出這些箭沒一枝能到達自己所踩的房頂，更不用說對他造成威脅了。

放心的呼了口氣，更加專注於射擊的精準度，不久便解決了埋伏的弓箭手們，轉而支援起下方的戰局。

將領被擊殺後剩下的士兵也失了秩序，慌忙逃竄的士兵讓戰場更加混亂，讓他的突襲也更加順利，約莫兩個小時復國軍就處理完所有的衛兵結束戰鬥。

茲里昔從屋頂上跳下，在他面前就是那片到處都倒臥屍體的戰場，他有些慶幸弓箭手不適合室內作戰，讓他不需要參與接下來進攻宅邸的行動。雖然並不是信徒，但茲里昔還是閉上眼，回憶著記憶中僧侶的禱詞低聲誦唸著，略微沙啞的聲音混入染著血腥味的風中消散，結束這段喪禮用的禱詞後他才轉身離開，加入被分派去協助村民的那支小隊。